



“我与书的故事”征文 投稿邮箱:qlbook@163.com

一股文化的清流

□思宁(校报编审)

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先生称齐邦媛的《巨流河》是一部“惆怅之书”。

读此书的感觉,犹如站在历史长河边上,目睹那惊涛骇浪排山倒海。它流向何方,奔向何处?无论身处其中的个人还是群体,都无法预测,难以把控。风骨嶙峋胸有大志的齐世英和多愁善感柔弱多病的齐邦媛,没有料想他们会被巨流裹挟,从壮阔肥美的辽河流域来到几千公里之外的海峡对岸,与很多人一样埋骨异乡 隔海遥望。巨流之中翻腾着政治的瞬息万变、军事的云诡波谲,流民的艰辛哀号,却也依稀可辨一股清流,时而遮蔽于狂轰滥炸的烟尘中,时而埋在山河破碎的呜咽里,不止不息,顽强

奔涌,终于汇入世界文明的汪洋大海。那是一股文化的清流。

每每被感动得泪水盈眶。国破家亡,命悬一线,很多文化人不改本色,坚守脚下方寸之地。曾经留学德国的齐世英,艰难时刻促成“国立中山中学”成立,接纳近两千名“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内地的东北学生。老师与学生情同父子家人,千里奔波,患难与共。“颠沛流离有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不论什么时候,户内户外,能容下数十人之处,就是老师上课的地方。学校永远带着足够的各科教科书,仪器和基本设备随行。”张伯苓校长未雨绸缪,在沙坪坝重建南开中学,居然在战火纷飞的八年中,使数万学子受到完整、正规、高水准的中学教育,更重要的是为惊魂不定、家人离散的孩子营造了一个

稳固的精神摇篮,堪称教育史上的奇迹。教师们从容淡定,神采各异,郑老师“用山东腔背化学公式”,还时常在宿舍喝酒给学生讲三国;孟志荪先生的中国诗词课令学生如醉如痴,终生难忘,有时还邀请学生来家,因为“今天我们家做炸酱面”;有位国文高才生,物理毕业考试以一首述志词交了白卷,名师魏名爵阅卷时也回了四句:“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学生如期毕业考上西南联大法律系,后来到了北京大学教书。在暂栖乐山的武汉大学,朱光潜老师略带安徽腔的英国文学课,使得那间简陋的教室,成为“我和蓝天之间的一座密室”,“心灵回荡,似有音乐从四壁汇流而出”。最令人震撼的是,当战争进入最后关头,最后的堡垒也面临

威胁时,“朱老师对我们的处境一字不提,开始进入第二首济慈诗《夜莺颂》的讲解”,黎明前最黑暗的阶段,师生们与病入膏肓的诗人一样面临死亡威胁,是夜莺自由奔放的情感,充满活力的歌唱,对生活的挚爱,对生命的景仰,伴随他们进入了人生的另一种境界。老师为他们打开了苦难之外的一个神奇世界,赋予他们一股坚韧的生命力。

“二十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给几代人留下了至深创痛,但幸好不仅仅是悲伤,不仅仅是惆怅。也因此,读《巨流河》竟产生一种羡慕,羡慕齐邦媛在那样的岁月,还可以“在一本一本的书叠起的石梯上,一字一句地往上攀登”,羡慕他们还可以听到朱光潜老师含泪朗诵雪莱、济慈的诗。

抗战文学中的一部出新之作

□谭好哲

高凯民的长篇纪实小说《地下的太阳》以胶东八路军西海地下医院的抗战史实为素材,再现了一段富于传奇的真实历史,在黑暗与光明的搏斗中塑造了一群可歌可泣的热血儿女,是当下抗战文学中一部与众不同的出新之作,值得引起读者与批评界的特别关注与重视。

从以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电影《地道战》里,一般人早已知道华北平原上的抗日军民曾经与日寇展开过地道战,利用地道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然而却并不了解在多山的胶东一带也挖过地道,而且是将战时医院开办在地道之中。高凯民历经长期调研,拂去历史尘埃,将这段鲜为人知的抗战史实发掘出来公之于众,又在此基础上写出这部长篇纪实小说,填补了历史记忆的空白,开拓出抗战文学的崭新领域。

抗战时期无疑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段充满了屈辱、血腥的黑暗岁月,但同时也是民族复兴与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转折点,在黑暗之中透露出光明的未来。作品以《地下的太阳》为题,富有象征意味。地下是黑暗的象征,寓意着抗战岁月的艰难困苦与流血牺牲,而太阳是光明的象征,正是由于有了抗战必胜、革命必胜的理想和信念这轮精神的太阳照耀心中,胶东西海区的抗日军民才能勇敢地面对强敌的围剿,智慧地创造出地下医院这种罕见奇迹,在富于激情的特殊抗战中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作品既写出了抗战的残酷与艰难,也揭示出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信仰的可贵与力量,是一部以历史真实为基础而又涌动着生命正气、理想光芒的作品,具有动人的崇高之美和信仰之美。

这部作品从地下医院的产生写起,到最后走出地道取得抗战胜利结束,按照真实历史的自然顺序展开故事叙述。作者不是为了着意塑造每个人物来编织故事,而是依照事件的展开顺序把一个个物自然地带出来。成就了地下医院这段抗战传奇的人物没有像通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那样有主次之分,有的人物虽然贯穿始终却也未必就是主要角色。可以说,作者是刻意用群雕式的方法为抗日军民立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来龙去脉,都有自己的性格命运,都在这段特殊的抗战岁月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生命印记。这种写法,深刻地揭示出一个道理:抗战的胜利,不是由抗战雷剧中那些无所不能、战无不胜的超人夺取的,而是由亿万军民的流血牺牲换来的,抗战的伟力存在于人民大众之中。

浮世里的婚姻

□文芳(公务员)

大风降温,步行至离家不远的桥头,恰好听到了卖水果的一对小夫妻的对话。

“哥,我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给你带点儿回来。”

“不用了不用了!问人家要点儿热水,泡两包方便面咱们一起吃!”

这简简单单的两句话,于暗冷里,升腾出明亮和温暖。我忍不住走过去,买了些苹果后,微笑着告别。

慢慢走在回家的路上,默默地想刚读完的《浮生六记》。卖水

果的这对小夫妻,该是现世里另一对沈复与芸娘吧。

在一部分人眼中,无论按当时还是现在的标准,芸娘与沈复都不能算是一对“成功”的夫妻。芸娘远非佳人,论相貌,她“两齿微露,似非佳相”;论出身,她四岁便失去了父亲,穷得“家徒壁立”;论处世,她率真纯朴,不能玲珑于世事,相继失欢于公婆被逐出家门。而沈复既非达官,也非名士;既无经世之才汲汲于功名,也无谋略行商营营于富贵。然而“天作佳偶”吧,他们俩不仅情投意合,而且趣味相契。沈复的志向是与芸娘“访名山,搜胜

迹,遨游天下”;芸娘一生所向往的,不过是“布衣菜饭,可乐终身”,所以既不逼迫丈夫做官,也不唠叨丈夫挣钱。两人都属“胸无大志”之类。所以从物质层面上说,他们的生活水准是逐渐下降的。然而粗茶淡饭里,他们依然有相看两不厌的深情,一直在凡俗的烟火气里相知相惜,各自有一份爱情的笃定: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和对方一起面对生活,不离不弃。

行走尘世经年,看惯了一些或穷或富的夫妻互相辱骂,听惯了一些或贵或贱的夫妻相互抱怨,但是芸娘和沈复,两个卑微

的生命,在平淡甚或窘迫中,还能过出令人羡慕的淳朴清雅的诗意。而桥头那对卖水果的小夫妻,用自己站在浮世接着地气的两句单纯朴素的话,表明了爱情不过是相偎相依。

仔细想想,世上万千种婚姻,无论是哪种状态,相比较而言,总有人在一些方面比另一个人多付出一些,若两心相知,不计较,不抱怨,不自怜,在尽最大努力满足对方需求的同时,亦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情趣,多体谅,少指责,有疼爱,有怜惜,就会过出寒窑洞里天仙配般的幸福美满!

给父亲带本书

□龚本庭(公司职员)

父亲老了,看东西都模糊,却喜欢上了看书。每次我打电话问候父亲时,他都会要求我回家时给他带几本书。

父亲年幼时家贫,仅上过几年小学。他年轻时家里农活繁重,除了每年必买的一本农历外,很少见他看什么书。我小时候要看书,让父亲去镇上买,父亲就给买些摊上的什么简易算法、学习窍门之类的书,很不合我的心意。这与父亲没文化有关,也与我们那里太偏僻有关。后来父亲还是给我买过一本小说,他喜滋滋地告诉我:“这本书你肯定喜欢,我见

学校的老师也在买。”可能那时我阅读水平有限,整整一个暑假我都没看完那本书,以后我再也没有要求父亲给我买过书。

一开始,父亲点名要我带书,他知道我家的书柜里有哪几本他喜欢的书。一次他在电话中轻描淡写地说:“把你家那本《三国演义》带来我看看。”我给父亲带回去后,过了一段时间父亲就把书还给我,让我再把《水浒传》带给他。

我把《水浒传》给了父亲后,母亲却很不高兴了,说父亲成天捧着本书,连家务活都不干了,简直把书当饭吃了。我想可能是父亲只顾看书,冷落了母亲。再

则,父亲视力不好,眼睛离书太近,母亲也担心他的身体。

既然母亲有意见,我抽空回去后,还是想劝劝父亲。可父亲说现在村里老人故去的不少,再就是人家天一黑就呆家里看电视或者睡了,他自己看电视嫌吵,躺在床上又睡不着,看会儿书打发点时间而已。而母亲不爱看书,对父亲有点意见也是自然的。我对父亲说,看后也给母亲讲一讲,再就是,少看一会儿,每天看一点。父亲答应了,我也再没听母亲抱怨过。

父亲后来要我带书,他自己也不知道看什么书好了。我家的散文、诗歌以及现代小说,他都没

什么兴趣,我只好去书店给他买。

父亲文化程度不高,看书却很挑剔,说这本书没意思,那本书看不懂,弄得每次他要我带书我就头疼。“他看书就是打发时间,你找他熟悉一点的书,而且不能太深奥。”还是姐提醒了我。果然,以后带的书父亲就特别喜欢,比如毛泽东,周恩来,张学良,蒋介石等一些近现代史上名人的传记,还有一些《杨家将》《呼家将》《封神榜》之类的白话演义。

我想这些书对父亲而言,不仅是打发时间,想必也串起了他以前的生活。在阅读中咀嚼过往,世界在他面前,静了下来,也慢了下来。

【书香家庭】

幼读纪事

□徐君豪(公务员)

小时候家虽住农村,生活也不富裕,书却有很多,这得益于干了一辈子教师的祖父。祖父房间的桌子上有一排一排的书,箱子里也有很多。祖父嗜书也嗜酒,闲下来的时候,便斟一盅酒,抓一把花生米,边读书边抿一口酒,这种陶醉的状态让我很着迷。于是也想捧一本书读,但是那些大部头我却完全看不懂,有很多还是繁体字,只有中间的插图多少能让我有点兴致——用红蓝铅笔给那些黑白插图描上颜色是我乐意做的事情。有一天,祖父给我和弟弟一人一个本子,要我们记录书

上不认识的字,然后查字典,一周下来,比赛谁学到的字多。慢慢地,在识字中竟也朦朦胧胧地读懂了那些文字的意思,体会到了读书的乐趣,看的书也越来越多了。

然而,小孩子读书总是喜欢看个热闹,我自然也是这样。读一些古典文学,总是把一大段一大段的辞赋略过去。这种读书方式让祖父很是为我感到惋惜,仿佛吃甘蔗刚咬了一口,没有吃尽所有的甜汁便吐了出来一样。为了让我们能够对此感兴趣,祖父便开始教我们对简单的对子。记忆最深刻的一副对子,上联是“狗牙蒜上狗压蒜”,祖父给我们

讲了上联的意思(狗牙蒜是种在地里刚刚发芽的蒜)和其中用字的奥妙,并提示我们到身边生活中找下联。于是我们跑到院子里,一番努力和争吵后竟然得到了“鸡冠花下鸡观花”的下联。这种学习方式很适合那时候的我们,慢慢地,对那些对仗工整的辞赋有了一点兴趣,也喜欢读更多的书了。

在读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开始给我订《少年文艺》杂志。自费订杂志,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农村是极其少见的事情。这要感谢在外工作的父亲。于是每个月我又多了一份期待,期待杂志能够按时到来,期待其中精彩的故事。这些杂志很受班里同学们的欢迎,毕竟在那个年代的乡下,课外读物是不多见的。于是,这些杂志很快就被翻烂了。父亲还经常把单位里报纸上的好文章剪下来给我们看,记忆最深的是郑板桥的《春词》,

至今还能背出一两句,“春风春暖,春日春长,春山苍苍,春水漾漾……”记得父亲还让我们仿写一首《夏词》,无奈水平太差,到最后连顺口溜都凑不出几句,只好作罢,不过这个过程倒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

读书的时候,总是会读到拍案叫绝的段落,哪怕只是一两个用得精妙的词语。每到这时,便寻思着要是能写到自己的作文中炫耀一下,该有多好!于是我找出一个那个年代非常宝贵的塑料皮笔记本,专门抄录下来。记得那时候,有的作文杂志上还专门开辟一处小版面,叫“小词箱”,列举一些同义词或反义词,还有描写某一方面的词语,这对于增加词汇积累,有很重要的作用。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别人家的书柜格外贪恋。每到一处朋友家做客,总是先在书柜前像饿狼一样寻觅一阵子,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书读得多了,

笔便也勤了。从中学开始,这近二十年来,竟也有了不错的文章见诸报端。现在想来,幼时读书带给我的最大财富不是读了多少书,而是让我养成了一种读书的习惯。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

家庭书单: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资治通鉴》、《战国策》
《安娜·卡列尼娜》、《简·爱》、《巴黎圣母院》、《茶花女》
《活着》、《红高粱》、《尘埃落定》、《平凡的世界》

很多人都有自己良好的读书方法和习惯,很多家庭也都有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读书传统和氛围。本版开辟“书香家庭”征文专栏,希望喜欢读书的您写一写自己家的读书故事。

投稿邮箱:
shuxiangjt@163.com